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玄怪錄 第二卷

○崔環 安平崔環者，司戎郎宣之子。元和五年夏五月，遇疾於滎陽別業。忽見黃衫吏二人，執帖來追，遂行數百步，入城。城中有街兩畔，官林相對，絕無人家，直北數里到門，題曰「判官院」。見二吏迤邐向北，亦有林木，袴靴屨頭，佩刀頭，執弓矢者，散立者，各數百人。同到之人數千，或杻，或繫，或縛，或囊盛耳頭，或連其項，或衣服儼然，或簪裙濟濟，各有懼色，或泣或歎。其黃衫人一留伴環，一人告。俄聞決人四下聲，既而告者出曰：「判官傳語：何故不撫幼小，不務成家，廣破莊園，但恣酒色！又慮爾小累無掌，且為寬恕，輕杖放歸，宜即洗心，勿復貳過。若踵前非，固無容捨。」乃敕伴者令送歸。環曰：「判官謂誰？」曰：「司戎郎也。」環泣曰：「棄背多年，號天莫及。幸蒙追到，慈顏不遙，乞一拜見，死且無恨。」二吏曰：「明晦各殊，去留有隔，不合見也。」環曰：「向者傳語云已見責。此身不入，何以受刑？」吏曰：「入則不得歸矣。凡人有三魂，一魂在家，二魂受杖耳。不信，看郎脛合有杖痕。」遂褰衣自視，其兩脛各有杖痕四，痛苦不濟，匍匐而行，舉足甚艱。同到之人，歎羨之聲，喧於歧路。

南行百餘步，街東有大林。二吏前曰：「某等日夜事判官，為日雖久，幽冥小吏，例不免貧。各有許惠資財，竟無暇取，不因送郎陰路，無因得往求之。請即暫止林下，某等偕去，俄頃即來。諸處皆是惡鬼曹司，不合往，乞郎不移足相待。」言訖各去，久而不來。環悶，試詣街西行，一署門題曰「人礦院」，門亦甚淨。環素有膽，且恃其父為判官，身又蒙放，遂入其中。過屏障，見一大石，周回數里。有一軍將坐於石北廳上，據案而坐，鋪人各繞石及石上，有數口大鬼，形貌不同，以大鐵椎椎人為礦石。東有柵械枷鎖者數千人，悲啼恐懼，不可名狀。點名拽來，投來石上，遂椎之，既碎，唱其名。軍將判之，一吏於案後讀之云：「付某獄訖。」鬼亦捧云。其中有付磔獄者，付火獄者，付湯獄者。環直逼石前看之，軍將指之云：「曹司法嚴，不合妄入，彼是何人，敢來閑看！」人吏競來傳問，環恃不對。軍將怒曰：「看既無端，問又不對，傍觀豈如身試之審乎？」敕一吏拽來鍛之。環一魂尚立，見其石上別有一身，被拽撲臥石上，大錘錘之，痛苦之極，實不可忍。須臾，骨肉皆碎，僅欲成泥。二吏者走來，槌胸曰：「郎君，再三乞不閑行，何故來此？」遂告軍將曰：「此是判官郎君，陽祿未終，追來卻放，暫來入者。無間地獄，人不須與。遂道如斯。何計得令復舊？」軍將者亦懼曰：「初問不言，忿而處置，如何？」因問諸鬼曰：「何計得令復舊？」皆曰：「唯濮陽霞一人耳。」曰：「遠近？」曰：「去此萬里。昨者北海王與化形出遊，為海人所懼。其王請出，今亦未回。」乃令一鬼召之。

有頃而到，乃一髯眇目翁也，應急而來，喘猶未定。軍將指環曰：「何計？」霞曰：「易耳。」遂解衣纏腰，取懷中藥末，糝於礦上團撲，一翻一糝，扁槎其礦為頭頂及身手足，剗刻五臟，通為腸胃，雕為九竅，逡巡成形，以手承其項曰：「起！」遂起來，與立合為一，遂能行。大為二吏所貴。相與復南行。將去，濮陽霞撫肩曰：「措大，人礦中搜得活，然而去不許一錢？」環許錢三萬。霞笑曰：「老吏身忙，當使小鬼鼻兒往取，見即吩咐。」

行及城門，見一吏南走，曰：「黃河欲分一枝，前者天令三丁取一，計功不計，今請二丁取一。」二吏以私行有礦環之過，恐宣之怒環而召也，謂環曰：「彼見若問，但言欲觀地獄之法，以為儆戒，故在此耳。」吏見果問，環答之如言。遂別去復行。

須臾，至滎陽，二吏曰：「還生必矣。某將有所取，能一觀乎？」環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共入縣郭，到一人家中堂，一吏以懷中繩繫床上女人頭，盡力拽之，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氣，氣盡乃拽下，皆縛之。同送環家，入門，二吏大呼曰：「崔環！」誤築門扇，遂寤。其家泣候之，已七日矣。

後數日，有梟鳴於庭，環曰：「濮陽翁之子來矣。」遂令家人刻紙錢焚之，乃去。疾平，潛尋所見婦人家，乃縣糾郭霈妻也。其時尚未有分河之議，後數日，河中節度使司薛公平議奏分河一枝，冀減衝城之勢。初奏三丁取一，既慮不足，復奏二丁役一，竟如環陰司所見也。

○柳歸舜

吳興柳歸舜，隋開皇二年自江南抵巴陵，大風吹至君山下。因維舟登岸，尋小徑，不覺行四五里。興酣，逾越谿澗，不由徑路。忽道傍有一大石，表裡洞徹，圓而砥平，周匝六七畝。其外盡生翠竹，圓大如盎，高百餘尺，葉曳白雲，森羅映天，清風徐吹，戛為絲竹音。石中央又生一樹，高百尺，條幹偃陰為五色。翠葉如盤，花徑尺餘，色深碧，葉深紅，異香成煙，簪物霏霏。

有鸚鵡數千，丹嘴翠衣，尾長二三尺，翱翔其間，相呼姓字，音旨清越。有名「武遊郎」者，有名「阿蘇兒」者，有名「武仙郎」者，有名「自在先生」者，有名「踏蓮露」者，有名「鳳花臺」者，有名「戴蟬兒」者，有名「多花子」者。或有唱歌者曰：「吾此曲是漢武鉞夫人常所唱。」詞曰：

「戴蟬兒，分明傳與君王語。建章殿裡未得歸，朱箔金缸雙鳳舞。」

名阿蘇兒者曰：「我憶阿嬌深宮下淚，唱曰：『昔請司馬相如為作《長門賦》，徒使費百金，君王終不顧。』」又有誦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者曰：「吾初學賦時，為趙昭儀抽七寶鏡橫鞭，余痛不徹。今日誦得，還是終身一藝。」名武遊郎者言：「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，泛積翠池，自吹紫玉笛，音韻朗暢，帝意歡適。李夫人歌以隨，歌曰：『顧鄙賤，奉恩私。願吾君，萬歲期。』」

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：「君何姓氏行第？」歸舜曰：「姓柳，第二。」曰：「柳第二自何許來？」歸舜曰：「吾將至巴陵，遭風泊舟，興酣至此耳。」武仙郎曰：「柳第二官人，偶因遭風，得臻異境，此所謂因病致妍耳。然下官禽鳥，不能致力生人，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娘子。」因遙呼曰：「阿春，此間有客。」即有紫雲數片，自西南飛來。去地丈餘，雲氣漸散，遂見珠樓翠幕，重檻飛楹，周匝石際。一青衣自戶出，年始三四，身衣珠翠，顏甚姝美，謂歸舜曰：「三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：『貧居僻遠，勞此檢校。不知朝來食否？請垂略坐，以具蔬饌。』」即有捧水精床出者。歸舜再讓而坐。阿春因呼鳳花臺鳥：「何不看客？三娘子以黃郎不在，不敢接對郎君。汝若等閑，似前度受捶。」有一鸚鵡即飛至曰：「吾乃鳳花臺也。近有一篇，君能聽乎？」歸舜曰：「平生所好，實契所願。」鳳花臺乃曰：「吾昨過蓬萊玉樓，因有一章。詩曰：

露接朝陽生，海波翻水晶。玉樓瞰寥廓，天地相照明。

此時下棲止，投跡依舊楹。顧余復何忝，日侍群仙行。」

歸舜曰：「麗則麗矣。足下師乃誰人？」鳳花臺曰：「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，杜蘭香教我真籙，東方朔授我秘訣。漢武帝求太中大夫，遂在石渠署見揚雄、王褒等賦頌，始曉箴論。王莽之亂，方得還吳。後為朱然所得，轉遭陸遜。復見機、雲制作，方學綴篇什。機、雲被戮，便至於此。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？」歸舜曰：「薛道衡、江總也。」因誦數篇示之。鳳花臺曰：「近代非不靡麗，殊少骨氣。」俄而阿春捧赤玉盤，珍羞萬品，目所不識，甘香裂鼻。

飲食訖，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，顧見歸舜曰：「大難得！與鸚鵡相對。君非柳第二乎？君船以風便，索君甚急，何不急回？」因投一尺綺曰：「以此掩眼，即去矣。」歸舜從之，忽如身飛，卻墜巴陵。達舟所，舟人欲發。問之，失歸舜已三日矣。後卻至此，泊舟尋訪，不復再見也。

○崔書生

開元天寶中，有崔書生者，於東周灑谷口居，好植花竹，乃於戶外別蒔名花，春暮之時，英蕊芬郁，遠聞百步。書生每晨必盥漱獨看。忽見一女郎自西乘馬東行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。女郎有殊色，所乘馬駿。崔生未及細視，而女郎已過矣。明日又過，崔生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，鋪陳茵席，乃迎馬首曰：「某以性好花木，此園無非手植。今香茂似堪流盼。伏見女郎頻自過此，計僕馭當疲，敢具簞醪，希垂憩息。」女郎不顧而過。其後青衣曰：「但具酒饌，何憂不至。」女郎顧叱曰：「何故輕與人言！」言訖遂

去。

崔生明日又於山下別緻醪酒，俟女郎至，崔生乃鞭馬隨之，到別墅之前，又下馬拜請。良久，一老青衣謂女郎曰：「車馬甚疲，暫歇無傷。」因自控女郎馬至堂寢下，老青衣謂崔生曰：「君既未婚，予為媒妁可乎？」崔生大悅，再拜跪，請不相忘。老青衣曰：「事即必定，後□五日大吉辰，君於此時，但具婚禮所要，並於此備酒饌。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，有微疾，故小娘子日往看省。某去，便當咨啟，至期則皆至此矣。」於是促行。崔生在後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。至期，女郎及姊皆到。其姊亦儀質極麗。遂以女郎歸於崔生。

崔生母在舊居，殊不知崔生納室。崔生以不告而娶，但啟聘媵。母見女郎，女郎悉歸之禮甚具。經月餘日，忽有一人送食於女郎，甘香特異。後崔生覺母慈顏衰瘁，因伏問几下，母曰：「吾有汝一子，冀得永壽。今汝所納新婦，妖美無雙。吾於土塑圖書之中，未嘗識此，必恐是狐媚之輩，傷害於汝，遂致吾憂。」崔生入室見女郎，女郎涕淚交下，曰：「本待箕帚，便望終天，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，明晨即便請行，相愛今宵耳。」崔生掩淚不能言。

明日，女郎車騎至，女郎乘馬，崔生從送之。入邏谷三□餘里，山間有川，川中異香珍果，不可勝紀。館宇屋室，侈於王者。青衣百許，迎拜女郎曰：「小娘子，無行崔生，何必將來！」於是捧入，留崔生於門外。未幾，一青衣傳女郎姊言曰：「崔生遺行，使太夫人疑阻，事宜便絕，不合相見。然小妹曾奉周旋，亦當奉屈。」俄而召崔生入，責請再三，辭辯清婉，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。遂坐於中寢對食。食訖，命酒，召女樂洽飲，鏗鏘萬變。樂闋，其姊謂女郎曰：「須令崔郎卻回，汝有何物贈送？」女郎遂出白玉合子遺崔生，崔生亦自留別。於是各嗚咽而出。行至邏谷，回望千岩萬壑，無徑路，自慟哭歸家。常見玉合子，鬱鬱不樂。

忽有胡僧扣門求食。崔生出見，胡僧曰：「君有至寶，乞相示也。」崔生曰：「某貧士，何有見請？」僧曰：「君豈不有異人奉贈，貧道望氣知之。」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，僧起拜請曰：「請以百萬市之。」遂將去。崔生問僧曰：「女郎是誰？」曰：「君所納妻，王母第三個女，玉卮娘子也。姊亦負美名在仙都，況復人間。所惜君娶之不得久遠。倘住一年，君舉家必仙矣。」崔生歎怨迨卒。

○曹惠

武德初，有曹惠者，制授江州參軍。官舍有佛堂，堂中有二木偶人，長尺餘，雕飾甚巧，丹青剝落。惠因持歸與稚兒。後稚兒方食餅，木偶即引手請之。兒驚報惠，惠笑曰：「取木偶來。」即言曰：「輕紅、輕素自有名，何呼木偶！」於是轉盼馳走，悉無異人。

惠問曰：「汝何時來物，頗能作怪？」輕素曰：「某與輕紅是宣城太守謝家僮偶，當時天下工巧，總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。輕素、輕紅即孝忠所造也。隱侯哀宣城無辜，葬日故有此贈。時輕素在壙中，方持湯與樂家娘子濯足，聞外有持兵稱敕聲，娘子畏懼，跣足化為白蠟，少頃，二賊執炬至，盡掠財物，謝郎時領瑟瑟環，亦為賊敲頭脫之。賊人照見輕紅等，曰：『二明器不惡，可與小兒為戲具。』遂持出，時天正二年也。自爾流落數家，陳末麥鐵杖猶子咬頭將至此，以到今日。」惠又問曰：「曾聞謝宣城索王敬則女，爾何遽云樂家娘子？」輕素曰：「王氏乃生前之妻，樂家乃冥婚耳。王氏本屠酤種，性粗率多力，至冥中猶與宣城琴瑟不睦，伺宣城顏嚴，則礫石抵關以為威脅。宣城自密啟於天帝，帝許逐之。二女一男，悉隨母歸矣。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娘子，美資質，善書，好彈琴，尤與殷東陽仲文、謝荊州晦夫人相得，日恣追尋。宣城嘗云：『我才方古詞人，唯不及東阿耳。其餘文士，皆吾機中之肉，可以宰割矣。』見為南曹典銓郎，與潘典門同列，乘肥衣輕，貴於生前百倍。然□日一朝晉、宋、梁，可以為勞，近聞亦已停矣。」

惠又問曰：「汝二人靈異若此，吾欲捨汝，何如？」即皆喜曰：「以輕素等變化，雖無不可，君意如不放，終不能逃。廬山山神欲索輕素作舞姬久矣，今此奉辭，便當受彼榮富。然君能終恩，請命畫工，便賜粉黛。」即令工人為圖之，使被錦繡。輕素喜笑曰：「此度非論舞姬，亦當彼夫人。無以奉酬，請以微言留別。百代之中，但有他人會者，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。言曰：『雞角入骨，紫鶴吃黃角，申（疑此處有脫誤。）不害五通泉室，為六代吉昌。』」言訖而滅。

後有人禱廬山神，女巫云：「神君新納一夫人，要翠花釵簪，汝宜求之，當降大福。」禱者求而焚之，遂如願焉。惠亦不能知其微言，訪之時賢皆不識，或云：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，亦不為人說云。

○滕庭俊

文明元年，毗陵掾滕庭俊患熱病積年，每發身如火燒，熱數日方定。召醫，醫不能治。後之洛調選，行至滎陽西□四五里，天向暮，未達前所。遂投一道旁莊家，主人暫出未至，庭俊心無聊賴，自歎吟曰：「為客多苦辛，日暮無主人。」即有老父，鬚髮甚禿，衣服亦弊，自堂西出而曰：「老父雖無所解，然性好文章，適不知郎君來，正與和且耶聯句次，聞郎君吟『為客多苦辛，日暮無主人』，雖曹丕『客子常畏人』不能過也。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，門客雖貧，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。」庭俊甚異之，問：「老父居此何所？」老父曰：「僕忝渾家掃門之客，姓麻，名東禾，第大，君何不呼為麻大？」庭俊即謝不敏，與之偕行，繞堂西隅，遂見一門，門啟，華堂復閣甚綺秀，館中有樽酒盤杓。麻大揖庭俊同坐。

良久，門中一客出，麻大曰：「和至矣。」庭俊即降階相讓，還坐，且耶謂麻大曰：「適與君聯句，詩頭來未？」麻大自書題目曰：「同在渾平原門聯句一首。予已為四句矣。」麻大詩曰：「自與慎終鄰，馨香遂滿身。無關好清淨，又用去灰塵。」

且耶良久乃曰：「僕是七言，韻又不同，如何？」麻大曰：「但自為一章，亦不惡。」於是且耶即吟曰：「冬日每去依煙火，春至還歸養子孫。曾向符王筆端坐，邇來求食渾家門。」

庭俊猶未悟，見其館華盛，因有淹留歇馬之計，乃書四言云：「田文稱好客，凡養幾多人？如使馮驩在，今希廁下賓。」

且耶、麻大笑曰：「何得相讓？向使君得在渾家，一日自當足矣。」於是餐膳肴饌，引滿數□巡。主人至，覓庭俊不見，使人叫喚之。庭俊應曰：「唯。」而館宇並麻、和二人一時不見，身在廁屋下，傍有大蒼蠅、禿帚而已。庭俊先有熱疾，自此後頓愈，不復更發矣。

○顧總

梁天監元年，顧總為縣吏，數被鞭捶，嘗鬱鬱憤懷，因逃墟墓之間，彷徨惆悵，不知所適。忽有二黃衣見顧總曰：「劉君，頗憶曠昔周旋否？」總驚曰：「弊宗乃顧氏，先未曾面清顏，何有周旋之問？」二人曰：「僕二人，王粲、徐幹也。足下生前是劉楨，為坤明侍中，以納賂金謫為小吏，公今當不知矣。然公言辭歷歷，猶有記室音旨。」因出袖中五軸書示總曰：「此君集也，當諦視之。」總試省覽，乃了然明悟，便覺藻思泉湧。

其集人多有本，惟卒後數篇記得。詩一章，題目曰《從駕遊幽麗宮卻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》，詩曰：

在漢絕綱紀，溟瀆多騰湍。煌煌魏世祖，拯溺靜波瀾。
天紀已垂定，邦人亦保完。大開相公府，掇拾盡幽蘭。
始從眾君子，日侍賢主歡。文皇在春宮，烝孝逾問安。
監撫多餘閑，園圃恣遊觀。末臣戴簪筆，翊聖從和鸞。
月出行殿涼，珍木清露漙。天文信輝麗，鏗鏘振瑯玕。
被命仰為和，顧征成所難。弱質不自持，危脆朽萎殘。
豈意□餘年，陵寢梧楸寒。今朝坤明國，再顧簪蟬冠。
侍遊於離宮，高躡浮雲端。卻憶西園時，生死暫悲酸。
君昔漢公卿，未央冠群賢。倘若念平生，覽此同愴然。

其餘七篇，傳者失本。

王粲謂總曰：「吾本短小，無何取樂進女，女似其父，短小尤甚。自別君後，改娶劉荊州女。尋生一子，荊州與名似翁奴，今年八，長七尺三寸，所恨未得參丈人也。當渠年一，與余同覽鏡，余謂之曰：『汝首魁梧於余。』渠立應余曰：『防風骨節專車，不如白起頭小而銳。』余又謂曰：『汝長大當為將。』又應余曰：『仲尼三尺童子，羞言霸道。況某承大人嚴訓，敢措意於相斲道乎？』余知其了了過人矣。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？」良久沉思，稍如相識，因曰：「二君子既是總友人，何計可脫小吏之厄？」徐幹曰：「君但執前集，訴於縣宰，則脫矣。」總又問：「坤明是何國？」幹曰：「魏開國鄴地也。公昔為開國侍中，何遽忘也？公在坤明國家累悉無恙，賢小娘子嬌羞娘，有一篇奉憶，昨者已誦似丈人矣，詩曰：

憶爺拋女不歸家，不作侍中為小吏。就辛苦，棄榮華，願爺相念早相見，與兒買李市甘瓜。」

誦訖，總不覺涕淚交下，為一章寄嬌羞娘子：

憶兒貌，念兒心，望兒不見淚沾襟。時殊世異難相見，棄謝此生當訪尋。

既而王粲、徐幹與總慙慙敘別。

乃攜《劉楨集》五卷，並具陳見王粲、徐幹之狀，仍說前生是劉楨。縣宰因見楨卒後詩，大驚曰：「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。」即解遣，以賓禮待之。後不知總所在，集亦尋失矣。時人勸子弟皆曰：「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，可不進修哉！」

○居延部落主

周靜帝初，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，奢逸好樂，居處甚盛。忽有人數至門，一人先投刺曰：「省名部落主成多受。」因趨入。骨低問曰：「何故省名部落？」多受曰：「某等數人各殊，名字皆不別造。有姓馬者，姓皮者，姓鹿者，姓熊者，姓獐者，姓衛者，姓班者，然皆名受。唯某帥名多受耳。」骨低曰：「君等悉似伶官，有何所解？」多受曰：「曉弄碗珠。性不愛俗，言皆經義。」骨低大喜曰：「目所未睹。」有一優即前曰：「某等肚饑，騰騰怡怡，皮漫繞身三匝。主人食若不充，開口終當不捨。」骨低悅，更命加食。一人曰：「某請弄大小相成，終始相生。」於是長人吞短人，肥人吞瘦人，相吞殘兩人。長者又曰：「請作終始相生耳。」於是吐下一人，吐者又吐一人。遞相吐出，人數復足。骨低甚驚，因重賜贖遣之。

明日又至，戲弄如初。連翻半月，骨低頗煩，不能設食。諸伶皆怒曰：「主人當以某等為幻術，請借郎君娘子試之。」於是持骨低兒女弟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。腹中皆啼呼請命，骨低惶怖，降階頓首，哀乞親屬。伶者皆笑曰：「此無傷，不足憂。」即吐出之，親屬完全如初。

骨低深怒，欲伺隙殺之。因令密訪之。見至一古宅基而滅。骨低聞而令掘之，深數尺，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櫃。中有皮袋數千。櫃旁有穀麥，觸即為灰。櫃中得竹簡書，文字磨滅，不可識。唯隱隱似有三數字，若是「陵」字。骨低知是諸袋為怪，欲舉出焚之。諸袋因號呼櫃中曰：「某等無命，尋合化滅。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，故得且存。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，屋崩平壓，綿歷歲月，今已有命，見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，伏乞存情於神，不相殘毀。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。」骨低利其水銀，盡焚諸袋。無不為冤楚聲，血流漂灑。焚訖，骨低房廊戶牖悉為冤痛之音，如焚袋時，月餘日不止。其年骨低舉家病死，死者相繼，週歲無復子遺。水銀後亦失所在。

○劉諷

文明年，竟陵掾劉諷，夜投夷陵空館，月明下憩。忽有一女郎西軒至，儀質溫麗，緩歌閑步，徐徐至中軒，回命青衣曰：「紫綬，取西堂花茵來，兼屈劉家六姨姨、四舅母、南鄰翹翹小娘子，並將溢奴來，傳語道此間好風月，足得遊樂。彈琴詠詩，大是好事。雖有竟陵判司，此人已睡明月下，不足迴避也。」

未幾而三女郎至，一孩兒，色皆絕國。於是紫綬鋪花茵於庭中，揖讓班坐。坐中設犀角酒樽，象牙杓，綠鬪花觥，白琉璃盞，醲醑馨香，遠聞空際。女郎談詠歌詠，音詞清婉。一女郎為明府，一女郎為錄事，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：「願三姨婆壽等祇果山，六姨姨與三姨婆壽等，劉姨夫得太山府糾判官，翹翹小娘子嫁得諸餘國太子，溢奴便作諸餘國宰相，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，不然，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、七郎子，則平生素望足矣。」一時皆笑曰：「須與蔡家娘子賞口。」翹翹錄事獨下一籌，罰蔡家娘子曰：「劉姨夫才貌溫茂，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，空稱糾判官，怕六姨姨不歡，深吃一盞。」蔡家娘子即持杯曰：「誠知被罰，直緣劉姨夫年老眼暗，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，誤大神伯公事。飲亦何傷。」於是眾女郎皆笑倒。又一女郎起，傳口令，仍抽一翠簪，急說：「須傳翠簪，翠簪過，令不通即罰。令曰：『鸞老頭腦好，好頭腦鸞老。』」傳說數巡，因令紫綬下坐，使說令，紫綬素吃訥，令至，但稱「鸞老鸞老」。女郎皆笑，曰：「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，以其年老口吃，又無髮，故造此令。」

三更後，皆彈琴擊筑，齊唱迭和。歌曰：

明日清風，良宵會同。星河易翻，歡娛不終。

綠樽翠杓，為君斟酌。今夕不飲，何時歡樂？

又歌曰：

楊柳楊柳，裊裊隨風急。西樓美人春夢中，翠簾斜卷千條人。

又歌曰：

玉戶金缸，願陪君王。邯鄲宮中，金石絲簧。

衛女秦娥，左右成行。紈綺繽紛，翠眉紅妝。

王歡轉盼，為王歌舞。願得君歡，常無災苦。

歌竟，已是四更。即有一黃衫人，頭有角，儀貌甚偉，走入拜曰：「娉媵王屈娘子，便請娘子速來！」女郎等皆起而受命，卻傳曰：「不知王見召，適相與望月至此。既蒙王呼喚，敢不奔赴。」因命青衣收拾盤筵。諷因大聲連咳，視庭中無復一物。明旦，諦視之，拾得翠釵數隻。將出示人，更不知是何物也。

○董慎

隋大業元年，兗州佐史董慎，性公直，明法理。自都督以下，用法有不直，必起犯顏而諫之。雖加削責，亦不懼，必俟刑正而後退。嘗因事暇偶歸家，出州門，逢一黃衣使者曰：「太山府君呼君為錄事，知之乎？」因出懷中牒示慎。牒曰：「董慎，名稱茂實，案牒精練，將分疑獄，必俟良能，權差知右曹錄事者。」印處分明，及後署曰倨。慎謂使者曰：「府君呼我，豈有不行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？」使者曰：「錄事勿言，到府即知矣。」因持大布囊，內慎於中，負之趨出兗州郭，致囊於路左，汲水為泥，封慎兩目。

慎目既無所睹，都不知經過遠近，忽聞大唱曰：「范慎追董慎到。」使者曰：「諾。」趨入。府君曰：「所追錄事，今復何在？」使者曰：「冥司幽秘，恐或漏泄，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。」府君大笑曰：「使一范慎追一董慎，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，可謂能防慎矣。」便令寫出，抉去目泥，便賜青縑衣、魚鬚笏、豹皮靴，文甚斑駁。邀登副階，命左右取榻令坐，曰：「藉君公正，故有是請。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寔等六人，置無問獄，承天曹符，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，准令式遞減三等。昨罪人程翥一百二□人引例，喧訟紛紜，不可止遏。已具名申天曹。天曹以為罰疑唯輕，亦令量減二等。余恐後人引例多矣，君謂宜如何？」慎曰：「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，以其至清無情，況於天地刑法，豈宜恩貸奸惡？然慎一胥吏爾，素無文字，雖知不可，終語無條貫。常州府秀才張審通，辭采雋拔，足得備君管記。」府君令帖召。

俄頃審通至，曰：「此易耳，君當判以狀申。」府君曰：「尹善為我辭。」即補充左曹錄事，仍賜衣服如董慎，各給一玄狐，每出即乘之。審通判曰：「天本無私，法宜畫一，苟從恩貸，是恣奸行。令狐寔前命減刑，已同私請；程翥後申簿訴，且異罪疑。

倘開遞減之科，實失公家之論。請依前付無間獄，仍錄狀申天曹者。」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。

少頃，復持天符曰：「所申文狀，多起異端。奉主之宜，但合遵守。周禮八議，一曰議親，又元化置中釋沖符，亦曰無不親。是則典章昭然，有何不可？豈可使太元功德，不能庇三等之親？仍敢愆違，須有懲謫。府君可罰不紫衣六甲子，餘依前處分者。」

府君大怒審通曰：「君為情辭，使我受譴。」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卻一耳，遂無聞。審通訴曰：「乞更為判申，不允，則甘罪再罰。」府君曰：「君為我去罪，即更與君一耳。」

審通又判曰：「天大地大，本以無親；若使奉主，何由得一？苟欲因情變法，實將生偽喪真。太古以前，人猶至樸，中古之降，方聞各親。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，生仲尼觀蠟之歎。無不親，是非公也，何必引之？請寬逆耳之辜，敢薦沃心之藥。庶其閱實，用得平均。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。仍錄狀申天曹者。」黃衣人又持往。

須臾，又有天符來曰：「再省所申，甚為允當。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，令狐寔、程翥等並正法處置者。」

府君悅，即謂審通曰：「非君不可以正此獄。」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，令一小兒擊之為一耳，安於審通額上，曰：「塞君一耳，與君三耳，何如？」又謂慎曰：「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，然不可久留君，當壽一周年相報耳。君兼本壽，得二一年矣。」即促送歸家。

使者復以泥封二人，布囊各送至宅，欵如寫出，而顧問妻子，妻子云：「君亡精魂已餘日矣。」慎自此果二一年而卒。審通數日額角癢，遂踴出一耳，通前三耳，而踴出者尤聰。時人笑曰：「天有九頭鳥，地有三耳秀才。」亦呼為雞冠秀才者。慎初見府君稱鄰，後方知倨乃鄰家也。